

嫉恨的主我：伊阿古的肖像

王楠

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

摘要 莎士比亞《奧瑟羅》中的伊阿古，一直被研究者視為謎一樣的人物。本文嘗試將伊阿古置於現代性的分析框架內，通過細緻分析他在劇中的言行，揭示莎士比亞塑造此一人物的根本用意。與喪失信仰根基、陷入主觀虛無的哈姆萊特不同，伊阿古試圖用一種唯我且唯物的哲學來看待世界。這種觀念論與其自大心態結合在一起，令他無法體會真正的人情，不能客觀看待自己，對他人滿懷妒恨之心。伊阿古更想要通過欺騙和詭計，令世人接受自己構建的幻象。莎翁筆下的伊阿古，正是自大主觀、充滿怨恨、想用自己的想像顛覆現實的現代人的真實寫照。

關鍵詞 伊阿古、莎士比亞、現代性、嫉恨

一 引言：伊阿古之謎

在莎士比亞（Shakespeare）塑造的眾多惡人形象中，《奧瑟羅》（*Othello*）中的伊阿古（Iago）或許稱得上最登峰造極的一位。理查三世雖然狡詐毒辣，但尚有坦蕩的君王之氣。馬克白（Macbeth）受虛幻的野心驅使犯下弑君大罪，遭受良心的折磨而惶惶不可終日，人們對他的憐憫甚至多於憎惡。即便是陰謀陷害父兄以圖上位的艾德蒙（Edmund），在垂死之餘也不免“倒想做一件違反本性的好事”，要人去救李爾（Lear）和考狄利婭（Cordelia）的性命。可伊阿古與這些人物截然不同。他自

始至終，從未對自己的惡行表露過一絲悔意。時而巧言辭令、時而不動聲色地利用著身邊眾人的衷心信任，看著他們一步步墮入自己精心編織的羅網，冷酷無情得令人心生寒意。他似乎又對別人的弱點洞若觀火、一擊必中。執行起自己的計畫來，其勇毅大膽也令人嘆服。或許正因為這個人物如此“完美”，莎翁才在劇中屢次借他自己和旁人之口，給予他“魔鬼（devil）”的名號。連佈雷德利（Bradley）也認為，這個惡人的形象遠勝彌爾頓（Milton）筆下的撒旦，直追歌德（Goethe）《浮士德》（Faust）中的梅菲斯特（Mephisto）。¹ 阿蘭·布魯姆（Allan Bloom）更在自己政治哲學化的解讀中，認為伊阿古是《奧瑟羅》中通過思想徹底解放自己的超人。²

不過說到底，《奧瑟羅》畢竟不是傳奇劇，伊阿古並非用來發揮象徵意義的形象。莎翁也決不是個借戲劇來講哲學、將人物充做思想傀儡的二流戲劇家。拋開這些或比喻或附會的講法不談，伊阿古這個人物能身居莎劇最成功的人物行列，引來後世眾多的思考和評論，除了我們上面所說的那些極致之惡，很大的原因還在於，這個人物雖如此“完美”，卻仍有許多難解之謎。他為什麼不惜押上前途和命運，也要用如此狠毒的手段，殘害身邊這幾個信任自己的朋友？當然，在劇中伊阿古自有很多解釋。比如奧瑟羅沒有提拔他，卻讓凱西奧（Cassio）做了副官。可伊阿古慫恿凱西奧醉酒鬥毆、令後者丟掉副官職位的計謀早已表明，如果只是為了取而代之，有的是不擔風險的辦法。他對奧瑟羅的怨恨，好像也只有沒得到提拔這個湊湊合合的理由。至於疑心後者與妻子愛米莉婭（Emilia）私通，不僅令觀眾啼笑皆非，他自己顯然也並不真信。若說謀害凱西奧和奧瑟羅還多少有些理由，可溫柔善良的苔絲狄蒙娜（Desdemona）又如何開罪於他，以至他要極力說服奧瑟羅，親手將她扼死在婚床之上？一方面太多的解釋，一方面卻毫無解釋，在漂浮著的表面理由之下，伊阿古的內心似

乎成了個不可測的黑暗深淵。他最後說出的臺詞——“從這一刻起，我不再說一句話”就像一堵高牆，更斷絕了觀眾想聽到最終告白的一切希望。³

不過，莎翁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並不故弄玄虛。筆下成功的人物形象，固然可能費人琢磨，卻真實可信、血肉豐滿。一旦撥開迷霧、豁然開朗，我們不得不嘆服他對時代和人性的深刻洞察力。所以，還是有不少目光敏銳的評論家，想探一探伊阿古的真心。柯爾律治（Coleridge）認為，真正推動伊阿古的不是那些表層的自欺或欺人的原因，乃是“無動機之惡意（*motiveless malignity*）”：“那些動機不過是他躁動難安本性的虛構。他敏銳地感到自己在理智上高人一等，極欲將自己的權力施加在那些作為和道德高於自己的出眾人物身上。這縈繞著他的內心，錯亂了他的本性。”⁴ 真正驅使伊阿古的那種惡意，不過是他內心想要擺佈甚至毀滅他人的超常權力欲。柯爾律治的這一看法和早於他的哈茲裡特（Hazlitt）的觀點相去不遠。後者認為，伊阿古有一種作惡的權力欲，他只能從做壞事中得到快樂，否則就會覺得生活乏味無聊。要讓自己的親朋好友落入陷阱，自己才能享受看獵物在羅網中苦苦掙扎的喜悅。⁵ 這兩人的評論不無幾分道理。伊阿古在全劇後半段執行自己計畫時，確實欲罷不能，對自己的成功感到洋洋得意。不過，伊阿古並非只是個變態的愉悅犯。這不能解釋為什麼他不找陌生人下手，而甘冒大險去害身邊的人。並且也正如弗雷德利所言，如果《奧瑟羅》中的不幸是源於一個變態愉悅犯，那這個故事的悲劇性就會大打折扣。⁶

事實上，將伊阿古的性格只歸結於樂於行惡是錯誤的，更會削弱這一觀點的價值。因為伊阿古的性格有複雜的層面。這並不是說，伊阿古的性格是許多方面不協調的結合，相反，他的根本性格一以貫之。但其特色正在於，這統一的性格會在不同的情境和狀態中，展現出不同的側面。在其性格的不同面向間有著緊密

的關聯。充分展示伊阿古的這種性格，正是本文的目標。相比之下，佈雷德利的解釋要全面一些。他提醒大家注意伊阿古超凡的意志力和極度敏感的自尊心，也不否認哈茲裡特和柯爾律治對其權力欲和成功滿足感的強調。他甚至覺得伊阿古實施起陰謀來，有些將現實生活當成了自己創作的一齣戲劇。⁷ 這一觀點看似離奇，其實極富洞察力。可惜佈雷德利從未嘗試將伊阿古的這些特徵結合在一起，為他繪一幅完整的肖像。而這正是本文想要完成的工作。

要剖析莎翁筆下人物的性格，劇本本應是唯一基礎。可對於伊阿古來說，這樣做行不通。他不像《李爾王》（*King Lear*）中的艾德蒙，面對觀眾肆無忌憚地道出自己的真心。佈雷德利的提醒是對的，絕對不要輕信這位“誠實的伊阿古”自己說的話。如果觀眾仔細看過全戲，將其他人的言行作為旁證，就會發現伊阿古的許多講法站不住腳。這個人的行事和做派，更沒法和他的說法完全統一。⁸ 要充分理解他，不能光聽他說了什麼，而要從他整體的表現去揣摩其心理。哈茲裡特和柯爾律治的解釋，正是敏銳地把握住了伊阿古大膽執行計畫時的精神狀態。不過，我們也不能對伊阿古說過的話置之不理。即使伊阿古說某些話只是為了矇騙傻瓜羅德利哥（Roderigo），可他為什麼那樣說呢？伊阿古那麼多的自言自語，又是說給誰聽呢？我們要嚴肅對待伊阿古的解釋和說法，甚至那些不經意間流露的話——如唯一表露自己對苔絲狄蒙娜感情的一處——都有著重要意義。我們不能將它們當成確鑿的事實，但應當將其視為某種心態的表露、心理分析的材料。因為正是在伊阿古的身上，莎士比亞徹底展現了自己洞察複雜心理細微變化的天才，揭示了現代人的某種常見心態。所以，也只有一層層地剖析伊阿古的言行，推敲其心理，才能看清他的真面目。莎士比亞的天才就在於，他要借伊阿古來塑造一個善於將情感和心態轉化為讓自己相信的虛假理由的人，一個用偏執心態和

偏狹思想去壓抑自然感覺的人，一個自己服從於自己創造的信條的人。這個只追隨自己的I-ago，不止相信“我們變成這樣那樣，全在於我們自己（its in ourselves that we are thus）”，他還想主宰他人的命運，將世界的顏色染成自己眼中的黑暗。⁹

《奧瑟羅》中還有一位人物，對於理解伊阿古極其重要，這就是他的妻子愛米利婭。不過大家常常不重視她，連佈雷德利都覺得這個愚鈍粗俗的婦人用不著怎麼分析。可我們決不能忘記，伊阿古的陰謀正是在愛米利婭的真話上面撞得粉碎，不然《奧瑟羅》終局的世界就會完全是另一個樣子。在她揭露真相之前，觀眾早就迫不及待，希望借她之口撕下伊阿古的畫皮，一吐胸中的憤懣，這難道不說明她的角色極為重要？實際上，作為和伊阿古朝夕相處的妻子，愛米利婭既是他形象的反面——“我的話是跟我的思想一致的（so speaking as I think）”，也潛移默化地知曉了伊阿古的某些想法。她雖然不會偏執地以自我為世界的中心，也會主張男女平等的人格與尊嚴。她雖然不像伊阿古那樣顛倒黑白，卻暗中道出了伊阿古妄圖左右世界的意志。如果結合自己的生活體驗，我們很容易發現，愛米利婭是今天常見的普通人形象，而伊阿古的陰影也隨處可見，即使不是完全一樣。莎士比亞讓這兩人湊成一對，正是要在他倆身上，展示現代人虛偽與真誠的兩面。

二 伊阿古與哈姆萊特

雖然大多數觀眾在觀賞伊阿古的邪惡表演時，恐怕都不會想起《哈姆萊特》（*Hamlet*）中憂鬱多思的丹麥王子。但佈雷德利目光如炬，發現在兩人之間存在著有趣的關聯。這不僅僅是因為兩劇創作時間十分接近，更因為他倆或許是莎劇中性格最

難捉摸的兩人。“哈姆萊特為什麼要拖延復仇”與“伊阿古為什麼要害人”堪稱莎劇中的兩大難解之謎。不過，佈雷德利只是隨便一提，並未抓住這個問題深入分析。但在筆者看來，此二人有著極為實質的關聯。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伊阿古正是哈姆萊特邪惡的弟兄。

此話怎講？只要看看兩人第一次出場時的情境和對白，就會發現兩人之間驚人的相似。在新王慶祝與王后成婚的典禮上，身穿喪服、滿面愁容的哈姆萊特出場了。王后問他為何看上去（seems）如此憂鬱，對此哈姆萊特的回答是：

好像，母親！不，是這樣就是這樣，我不知道什麼“好像”不“好像”。好媽媽，我的墨黑的外套、禮俗上規定的喪服、難以吐出來的歎氣、像滾滾江流一樣的眼淚、悲苦沮喪的臉色，以及一切儀式、外表和憂傷的流露，都不能表示出我的真實的情緒。這些才真是給人瞧的，因為誰也可以做作成這種樣子。它們不過是悲哀的裝飾和衣服；可是我的鬱結的心事卻是無法表現出來的。

Seems, madam! nay it is; I know not 'seems.'
 'Tis not alone my inky cloak, good mother,
 Nor customary suits of solemn black,
 Nor windy suspiration of forced breath,
 No, nor the fruitful river in the eye,
 Nor the dejected 'havior of the visage,
Together with all forms, moods, shapes of grief,
That can denote me truly: these indeed seem,
For they are actions that a man might play:
But I have that within which passeth show;
 These but the trappings and the suits of woe. ¹⁰

在這裡，莎士比亞巧妙地借助seem（好像、看上去）這個詞展現了哈姆萊特將外顯的表像對立於真實的內在的思維方式。在哈姆萊特看來，喪服、歎息、眼淚和臉色，都不過是可偽裝的表像：“誰也可以做作成這種樣子（they are actions that a man might play）”，而人的內心卻看不見：“心事卻是無法表現出來的（that within which passeth show）”。¹¹ 如果我們轉過來看伊阿古第一次出場時的道白，就會發現他也巧妙地運用了seem這個詞，表達了和哈姆萊特相似的意思：

啊，老兄，你放心吧；我所以跟隨他，不過是要利用他達到我自己的目的。我們不能每個人都是主人，每個主人也不是都該讓僕人忠心地追隨他。你可以看到，有一輩天生的奴才，他們卑躬屈節，拚命討主人的好，甘心受主人的鞭策，像一頭驢子似的，為了一些糧草而出賣他們的一生，等到年紀老了，主人就把他們攆走；這種老實的奴才是應該抽一頓鞭子的。還有一種人，表面上儘管裝出一副鞠躬如也的樣子，骨子裡卻是為他們自己打算；看上去好像替主人做事，實際卻靠著主人發展自己的勢力，等撈足了油水，就可以知道他所尊敬的其實是他本人；像這種人還有幾分頭腦；我承認我自己就屬於這一類。因為，老兄，正像你是羅德利哥而不是別人一樣，我要是做了那摩爾人，我就不會是伊阿古。同樣地沒有錯，雖說我跟隨他，其實還是跟隨我自己。上天是我的公證人，我這樣對他陪著小心，既不是為了忠心，也不是為了義務，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才裝出這一副假臉。要是我表面上的恭而敬之的行為會洩露我內心的活動，那麼不久我就要掬出我的心來，讓烏鴉們亂啄了。世人所知道的我，並不是實在的我。

O, sir, content you;
 I follow him to serve my turn upon him:
 We cannot all be masters, nor all masters
 Cannot be truly follow'd. You shall mark
 Many a duteous and knee-crooking knave,
 That, doting on his own obsequious bondage,
 Wears out his time, much like his master's ass,
 For nought but provender, and when he's old, cashier'd:
 Whip me such honest knaves. **Others there are**
 Who, trimm'd in forms and visages of duty,
 Keep yet their hearts attending on themselves,
 And, throwing but shows of service on their lords,
 Do well thrive by them and when they have lined
their coats
Do themselves homage: these fellows have some soul;
 And such a one do I profess myself. For, sir,
 It is as sure as you are Roderigo,
 Were I the Moor, I would not be Iago:
 In following him, I follow but myself;
 Heaven is my judge, not I for love and duty,
 But seeming so, for my peculiar end:
 For when my outward action doth demonstrate
 The native act and figure of my heart
 In compliment extern, 'tis not long after
 But I will wear my heart upon my sleeve
 For daws to peck at: I am not what I am.¹²

在首次的自白中，伊阿古同樣將表面和內心對立了起來。世人覺得他對奧瑟羅忠心耿耿，不過只是看到了虛假的表面（*but seeming so*）。就像哈姆萊特的喪服和熱淚無法表達他滿懷哀痛和復仇怒火的內心一樣，伊阿古的外表也不是他內心的真實體現，他不過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奧瑟羅：“他所尊敬的不

過是他本人”。如果哈姆萊特在那一場念出了“世人所知道的我，並不是實在的我（I am not what I am）”，不會有任何違和之感。他們兩人都將這世界視為內與外、表與裡相互分裂、無法統一的世界。

但是，伊阿古和哈姆萊特的相似也僅止於此。面對這個表裡不一的世界，他們倆根本的取向是不一樣的。丹麥王子苦思冥想，追尋現實背後業已消逝了的善的本質，卻陷入了高度主觀的虛無狀態。¹³ 伊阿古如果看到憂鬱沉思的哈姆萊特，一定會輕蔑地笑他自尋煩惱。在後者看來，這表像世界的背後並不存在什麼善的本質或神聖的根基，人的內心也無法通達崇高的感情、精神的美善或超越的境界，不過是一己私我的寄居之所，I-ago “只是跟隨我自己（I follow but myself）。”¹⁴

不過，伊阿古也並非毫無哲學氣質，只不過他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忠實信徒。他聽到羅德利哥想要為愛一死，既輕蔑又氣憤：“自從我能夠辨別利害以來，我從來不曾看見過什麼人知道怎樣愛惜他自己（since I could distinguish betwixt a benefit and an injury, I never found man that knew how to love himself）。”¹⁵ 在伊阿古看來，愛不過是“洶湧的衝動、肉體的刺激和奔放的淫欲（raging motions, carnal stings and unbitted lusts）”，是“本性中卑下的血氣（blood and baseness of our natures）”。能令人超出這種動物般的物質驅動的，只有擁有堅強意志的自我：“我們變成這樣那樣，全在於我們自己（'tis in ourselves that we are thus or thus）”。意志支配身體，有如園丁耕耘園圃：“我們的身體就像一座園圃，我們的意志是這園圃裡的園丁（Our bodies are our gardens, to the which our wills are gardeners）”人如果要超越唯物主義，只有依靠純粹意志的力量：“讓它荒廢不治也好，把它辛勤耕墾也好，那權力都在於我們的意志（either to have it sterile with idleness, or manured with industry, why, the power and corrigible authority

of this lies in our wills)。”¹⁶ 而服務於自我意志的理性，能夠冷卻激情、平衡感性 (sensuality)，讓身體更好地實現意志的目的。這就是伊阿古這位唯物-唯我主義者的全部哲學。

在伊阿古的這段哲學宣言中，我們再次發現了他和哈姆萊特的有趣關聯。丹麥王子曾將這個世界比作“一個荒蕪不治的花園，長滿了惡毒的莠草 (an unweeded garden, That grows to seed; things rank and gross in nature Possess it merely)”。¹⁷ 如果說哈姆萊特只是站在一邊，憂傷地詠歎這個荒廢的花園和遺棄它的主人，那麼伊阿古就積極行動起來，給這花園找了個新的園丁，它的名字就是“我的意志”。當然，伊阿古的“花園”指的是他自己的身體，但整個世界難道不就是所有物體、所有人的身體？“我的意志”不正是“成為主人”的意志？既然“我們每個人不能都是主人 (We cannot all be masters)”，那麼就看誰能憑藉意志的堅強、理性的狡詐和行動的勇氣，去戰勝對手，成為主宰花園的主人。¹⁸ 伊阿古的自我不具普遍性，不過是追求勝過他人的私我而已。

哈姆萊特最終也沒有在自己的意識中找到可靠的支點，他漫無邊際的思考令自己無法行動。可伊阿古早就確立了堅定的信條，並通過反復言說來增進確信，推動自己行動。¹⁹ 哈姆萊特在思維中找不到自己，而伊阿古在意識裡緊緊抓住“我”不放。後者的唯我傾向不僅是一種意識的習慣，更變成了他相信的真理、世界的真正根基。所以他要不斷訴說自己對奧瑟羅和凱西奧的恨，向自己彙報行動的理由。他的意識甚至遮蔽了很多健全的感覺，雖然他的本性並非不知善惡。後面我們還會討論這一點。

伊阿古與哈姆萊特在心態方面的根本不同，令他們非常相似的話語，也具有截然不同的意義。伊阿古雖然沒有什麼精神性，但在認識社會方面頗為老練，也能說出幾分貌似智慧的道理。他在苔絲狄蒙娜和愛米利婭面前談論女人的那段戲文，很

清楚地表現出這一點。²⁰ 但是，他的這種“智慧”，只不過是用來服務於自己的手段，他心裡決不會當真，甚至必要的時候，會拿它們來歪曲事實。試看伊阿古對凱西奧和奧瑟羅發表的有關榮譽的不同言論：

我是個老實人，我還以為你受到了什麼身體上的傷害，那是比名譽的損失痛苦得多的。名譽是一件無聊的騙人的東西！得到它的人未必有什麼功德，失去它的人也未必有什麼過失。你的名譽仍舊是好端端的，除非你自以為它已經掃地了。

As I am an honest man, I thought you had received some bodily wound; there is more sense in that than in reputation. Reputation is an idle and most false imposition: oft got without merit, and lost without deserving: you have lost no reputation at all, unless you repute yourself such a loser.²¹

我的好主帥，無論男人女人，名譽是他們靈魂裡面最切身的珍寶。誰偷竊我的錢囊，不過偷竊到一些廢物，一些虛無的東西，它只是從我的手裡轉到他的手裡，而它也曾做過千萬人的奴隸；可是誰偷去了我的名譽，那麼他雖然並不因此而富足，我卻因為失去它而成為赤貧了。

Good name in man and woman, dear my lord,
Is the immediate jewel of their souls:
Who steals my purse steals trash; 'tis something, nothing;
'Twas mine, 'tis his, and has been slave to thousands:
But he that filches from me my good name
Robs me of that which not enriches him
And makes me poor indeed.²²

如果要問伊阿古自己怎麼看名譽和名聲，他多半會覺得那不過是一件外衣或包裝，用來讓別人看見、並讓自己得到好處。就像“誠實（honest）”是自己的有用面具一樣。上面兩種看法他其實哪個都不信。不過很多人都被伊阿古的這些“智慧”唬住，跟奧瑟羅一樣，覺得他“對於人情世故是再熟悉不過了（knows all qualities, with a learned spirit, Of human dealings）”，或以為莎士比亞要借這個形象講出一些人世的真相。²³ 對於這種看法，最好用那句莎士比亞自己的話來回答：魔鬼也會引用《聖經》來為自己辯護。讓我們看看伊阿古說過的另一句話：

伊阿古 人們的內心應該跟他們的外表一致，有的人卻不是這樣；要是他們能夠脫下了假面，那就好了！

奧瑟羅 不錯，人們的內心應該跟他們的外表一致。

伊阿古 所以我想凱西奧是個忠實的人。

奧瑟羅 不，我看你還有一些別的意思。請你老老實實把你心中的意思告訴我，儘管用最壞的字眼，說出你所想到的最壞的事情。

IAGO Men should be what they seem; Or those that be not,
would they might seem none!

OTHELLO Certain, men should be what they seem.

IAGO Why, then, I think Cassio's an honest man.

OTHELLO Nay, yet there's more in this:

I prithee, speak to me as to thy thinkings,

As thou dost ruminat, and give thy worst of thoughts

The worst of words.²⁴

這裡伊阿古的第一句話，如果從哈姆萊特的口中說出，也不會有絲毫的不協調。但哈姆萊特如果那樣說，多半是出於理想主義的憤激去批判現實，是自己思想的單純表達。伊阿古這麼說，

只不過是為誣陷凱西奧做鋪墊，是欲揚先抑的修辭術。伊阿古用他的絕對自我，充實了哈姆萊特眼中表像之下的虛空，支撐起了世界。

三 嫉恨與懷疑

不過，伊阿古再怎麼在意識中重視自己，現實中別人卻只能根據那個“世人所知道的我”來對待他。這正是伊阿古痛苦的根源。《奧瑟羅》的讀者很容易感到驚訝，為什麼內心如此陰險之人，卻被身邊所有人當成“誠實的伊阿古”，給予無保留的信任。這不是因為輕信，也不是伊阿古長年精心偽裝的結果。實際上，沒有證據表明，伊阿古在製造這場陰謀之前做過什麼壞事，在他人眼中他對上級忠心勤懇、待朋友真誠厚道，頗通世事人情，善用不乏洞見的戲謔之言活躍氣氛。這個伊阿古並非不是他，只不過在這個人內心，仍然覺得與這個世界有一種疏離，那個伊阿古不過是面具。他內在的自我有更多的渴望和希求。從軍打仗是他的唯一本領，或許也是唯一可期的出頭之道。他投身戎馬生涯多年，期望能晉升為奧瑟羅的副官，卻沒想到後者提拔了凱西奧，只給了他旗官的職位。正如佈雷德利提醒我們的，切莫輕信伊阿古對凱西奧受提拔的說法，認為這裡有什麼明顯的不公。旁人的視角也足可證實，沒人覺得這件事有什麼不合理。²⁵關鍵在於這件事觸動了他敏感的自我，令年近三十的他再也無法忍受過去的生活。他終於“大徹大悟”，得出了一套唯我主義的哲學，為釋放內在的自己提供了理由。

所以，真正折磨伊阿古並推動他鋌而走險的，是“世人眼中的我”與“實在的我”之間的落差。莎士比亞在第一幕揭露伊阿古的內心所想，又在第二幕將他放在現實的社會中，讓我

們看到旁人怎麼待他。在賽普勒斯的港口，苔絲狄蒙娜、愛米利婭和伊阿古一行人下了船。伊阿古打趣做的歪詩，逗樂了苔絲狄蒙娜，但後者只稱他“粗俗不羈的答話人（profane and liberal counsellor）”，卻讓英俊瀟灑、風度翩翩的凱西奧來評價伊阿古，還讓他握著自己的手親吻。雖然在旁人看來，這不過是司空見慣的禮貌，但卻極大地刺激了伊阿古。他和凱西奧站在一起都受不了，因為“他那種翩翩風度，叫我每天都要在他的旁邊相形見绌（He hath a daily beauty in his life That makes me ugly）”，更何況苔絲狄蒙娜公然接受凱西奧的親密禮節！²⁶ 這種嫉恨令目睹這一切的伊阿古在一旁喃喃自語：

他捏著她的手心。嗯，交頭接耳，好得很。我只要張起這麼一個小小的網，就可以捉住像凱西奧這樣一隻大蒼蠅。嗯，對她微笑，很好；我要叫你跌翻在你自己的禮貌中間——您說得對，正是正是——要是這種鬼殷勤會葬送你的前程，你還是不要老是吻著你的三個指頭，表示你的紳士風度吧。

He takes her by the palm: ay, well said,
whisper: with as little a web as this will I
ensnare as great a fly as Cassio. Ay, smile upon
her, do; I will gyve thee in thine own courtship.
You say true; 'tis so, indeed: if such tricks as
these strip you out of your lieutenantry, it had
been better you had not kissed your three fingers so
oft, which now again you are most apt to play the sir in.²⁷

當然，這時候伊阿古已經有了陷害凱西奧的計畫，但不可忽視的是，全劇中只有在這裡，伊阿古才最強烈地表達出對凱西奧的惡意，佐證了“他那種翩翩風度，叫我每天都要在他的旁邊

相形見絀”的難受。伊阿古過剩的自我意識令他太敏感，在社會中隨時拿自己和他人比較，感到自己遭到輕視和冷落。他也不是不知道凱西奧的優點，但自大的情緒令他無法承認自己和他的現實差距，所以他除了陰謀陷害，就只能借助語言將後者貶低為一個“算學大家”，“空談理論的市儈”，用頭腦中假想的優越感來彌補現實的落差。

理解了伊阿古的這種心態，他對奧瑟羅更強烈的恨意也就不難理解了。凱西奧雖然可惡，還沒有直接輕視和貶低自己，可奧瑟羅卻明擺著不重用自己，這不是“自高自大（loving his own pride and purpose）”，不把自己放在眼裡嗎？所以伊阿古聲稱要對奧瑟羅“復仇（revenge）”也不是沒有理由的，雖然在現實中，後者並不曾虧待過他。如果我們聯繫更多現實的情況，就更可理解伊阿古的嫉恨情緒。奧瑟羅這個黑皮膚的摩爾蠻子，還當過卑賤的奴隸，如今卻成了使喚自己的上司，更娶到了美麗的苔絲狄蒙娜，擔當起護國的大任，這些都可以刺激伊阿古那病態的自尊心。所以在奧瑟羅君臨賽普勒斯，接受軍士的歡呼和苔絲狄蒙娜的親吻之時，伊阿古卻在一旁陰惻惻地說道：

啊，你們現在是琴瑟調和，看我不動聲色，就叫你們
松了弦線走了音。

O, you are well tuned now!
But I'll set down the pegs that make this music,
As honest as I am.²⁸

只要自己不是眾人的焦點，沒享有各種好東西，他就會有一種極強的失落感。如果那受歡迎的有福之人再和自己有競爭關係或“虧待”了自己，伊阿古就必然視之為仇敵。

不過，伊阿古還有一種奇異的心理需要解釋。這就是他疑心奧瑟羅和凱西奧跟自己的妻子私通。很少有評論者會認真對待伊阿古的這種奇思異想，所有人都會覺得這種毫無根據的猜測太荒謬了。更重要的是，連伊阿古自己也並不真正相信，他很清楚“這一種思想像毒藥一樣腐蝕我的肝腸”，“沒有一種理智的藥餌可以把它治療”。²⁹ 可是，我們卻不能對伊阿古的這一想法置之不理，因為奧瑟羅正是中了這副毒藥才最終釀成了悲劇。而伊阿古本欲弄假成真的大戲，也正是憤怒的丈夫手刃姦夫淫婦的臺本。這個臆想居然險些變成了“真相”，我們必須探究它的心理根源。

在前面我們說過，通過頭腦和言辭來貶低他人，是伊阿古慣用的精神勝利法。我們還不能忽視伊阿古的“哲學家”氣質，他喜歡對世界採取某種“理論”觀點。這兩種思維傾向結合在一起，令他對現實中自己怨恨的人做出負面的估計和推論。不是他“希望”奧瑟羅被愛人背叛，而是奧瑟羅“一定會”遭遇這樣的命運：

你看她當初不過因為這摩爾人向她吹了些法螺，撒下了一些漫天的大謊，她就愛得他那麼熱烈；難道她會繼續愛他，只是為了他的吹牛的本領嗎？你是個聰明人，不要以為世上會有這樣的事。她的視覺必須得到滿足；她能夠從魔鬼臉上感到什麼佳趣？情欲在一陣興奮過了以後而漸生厭倦的時候，必須換一換新鮮的口味，方才可以把它重新刺激起來，或者是容貌的漂亮，或者是年齡的相稱，或者是舉止的風雅，這些都是這摩爾人所欠缺的；她因為在這些必要的方面不能得到滿足，一定會覺得她的青春嬌豔所托非人，而開始對這摩爾人由失望而憎恨，由憎恨而厭惡，她的天性就會迫令她再作第二次的選擇。這種情形是很自然而可能的。

Mark me with what violence she first loved the Moor,
 but for bragging and telling her fantastical lies:
 and will she love him still for prating? let not
 thy discreet heart think it. Her eye must be fed;
 and what delight shall she have to look on the
 devil? When the blood is made dull with the act of
 sport, there should be, again to inflame it and to
 give satiety a fresh appetite, loveliness in favour,
 sympathy in years, manners and beauties; all which
 the Moor is defective in: now, for want of these
 required conveniences, her delicate tenderness will
 find itself abused, begin to heave the gorge,
 disrelish and abhor the Moor; very nature will
 instruct her in it and compel her to some second
 choice. Now, sir, this granted – as it is a most
 pregnant and unforced position.³⁰

多麼嚴密的論證！多麼合乎情理的分析！伊阿古總是貶低他人來補償自己受挫的自戀。他明知凱西奧在風度和品格上無可挑剔，奧瑟羅“有一副堅定、仁愛、正直的性格（constant, loving, noble nature）”，但他固執地要向自己言說，這些人非蠢即壞，私下裡有著見不得人的勾當，否則怎麼能補償自己的受挫感呢？“凱西奧愛她，這一點我是可以充分相信的，她愛凱西奧，這也是一件很自然而可能的事”。³¹ 這種傾向發展成抽象普遍的思想，世界上就都是受物欲和激情驅使的禽獸了。哈姆萊特或憤怒或戲謔的批判是從理想的山頂發出的，雖然有些過於嚴厲和尖刻，但大多數時候都能切中現實中人的弱點，他對自己的反省和批評也最為嚴厲。伊阿古的哲學卻是對現實的片面歪曲，一種虛假的“眾人皆醉我獨醒，眾人皆傻我獨精”。

不過，雖然這種哲學是假的，但卻產生了兩種效果。首先，這會令他覺得，擁有堅定意志和冷靜理性的自己，遠高於那些庸俗愚蠢的世人，所以按照自己的想法任意擺佈他們是合理的。基於這種想法的行動，當然會給他帶來極大滿足。這也是對自己在現實中缺乏權力的一種補償。在全劇的後半段，我們看到伊阿古執行起計畫來欲罷不能、樂在其中，甚至不惜鋌而走險，就在於這種凌駕於他人之上的操控樂趣。評論家們所說的權力和支配欲其實是如此而來，我們後面還會談到這一點。第二種效果是，既然他全心相信這種哲學，那他自然會到處看到支持它的事實。當凱西奧握住並親吻苔絲狄蒙娜的手，後者含笑致意之時，“真相”遠比人們看見的更多：

伊阿古 哼，聖潔！你沒有看見她捏他的手心嗎？你沒有看見嗎？

羅德利哥 是的，我看見的；可是那不過是禮貌罷了。

伊阿古 我舉手為誓，這明明是姦淫！這一段意味深長的楔子，就包括無限淫情欲念的交流。他們的嘴唇那麼貼近，他們的呼吸簡直互相擁抱了。該死的思想，羅德利哥！這種表面上的親熱一開了端，主要的好戲就會跟著上場，肉體的結合是必然的結論。

IAGO Blessed pudding! Didst thou
not see her paddle with the palm of his hand? didst
not mark that?

RODERIGO Yes, that I did; but that was but courtesy.

IAGO Lechery, by this hand; an index and obscure prologue
to the history of lust and foul thoughts. They met
so near with their lips that their breaths embraced
together. Villanous thoughts, Roderigo! when these

mutualities so marshal the way, hard at hand comes
 the master and main exercise, the incorporate
 conclusion, Pish!³²

這不是伊阿古的誇大其詞，而是他的真心話。既然人性都是齷齪低俗的，那當然處處都能看出淫奔的跡象。握手相當於傳情，對視等同於擁抱，伊阿古覺得男女交往都有見不得人的勾當。莎翁這裡的妙筆其實已暗中說明，奧瑟羅和凱西奧和自己的妻子有染，這種莫名其妙的懷疑從何而來。對人性的普遍貶低造成了懷疑，和奧瑟羅和凱西奧一起的相形見絀又加劇了他的挫敗感，這兩種感覺結合在一起，覺得自己被背叛和損害的嫉妒（jealousy）就油然而生了。思想中的自大和現實中的自卑結合在一起，奇異地生成了這種思想感情。我們也不要覺得，伊阿古的這種思想世所罕有。許多和他一樣覺得自己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難道不是常指著那些比自己過得好的人，恨恨地說他們都是靠背後見不得人的勾當、奪去自己應得的東西而成功的嗎？精神勝利和現實挫敗的結合，令他們充滿懷疑和怨恨，伊阿古堪稱他們的祖先。

還有一點我們要注意。伊阿古不是不知道，他的這種想法並非現實。在很大程度上，伊阿古最初只是想報復奧瑟羅，也讓他嘗嘗嫉妒的滋味，並借此得到好處：

可是一半是為要報復我的仇恨，因為我疑心這好色的摩爾人已經跳上了我的坐騎。這一種思想像毒藥一樣腐蝕我的肝腸，什麼都不能使我心滿意足，除非老婆對老婆，在他身上發洩這一口怨氣；即使不能做到這一點，我也要叫這摩爾人心裡長起根深蒂固的嫉妒來，沒有一種理智的藥餌可以把它治療。

But partly led to diet my revenge,
 For that I do suspect the lusty Moor
 Hath leap'd into my seat; the thought whereof
 Doth, like a poisonous mineral, gnaw my inwards;
 And nothing can or shall content my soul
 Till I am even'd with him, wife for wife,
 Or failing so, yet that I put the Moor
 At least into a jealousy so strong
 That judgment cannot cure.³³

在第三幕伊阿古哄騙奧瑟羅上當的過程，其實只是向奧瑟羅講出自己頭腦中的猜疑。當然，這不等於說他沒有欺騙，因為“危險的思想本來就是一種毒藥（dangerous conceits are in their natures poisons）”，他深知自己在作什麼。³⁴ 如果說他只是為了耍弄奧瑟羅，取代凱西奧，到此為止，這些目的都已經達到了。但從得到手帕開始，他控制不住自己要坐實苔絲狄蒙娜和凱西奧姦情的欲望。所以當奧瑟羅要他拿出證據，他就順水推舟，正式捏造事實，並將手絹作為重要的“證據”。促使他這麼做的動機包括前面我們所說的原因以及他控制欲的滿足。不過，還有一個重要問題要回答。伊阿古為什麼要陷害苔絲狄蒙娜？僅僅因為她是這個計畫的必要犧牲品嗎？

四 重塑世界：苔絲狄蒙娜之死

前面的解釋，能說明他傷害凱西奧和奧瑟羅的理由，但苔絲狄蒙娜可說與他無冤無仇，甚至還極為信賴他。雖然對於伊阿古陷害苔絲狄蒙娜的動機，莎翁最少著墨，但這一原因最值得琢磨。因為苔絲狄蒙娜才是劇中和伊阿古完全對立的人物。奧瑟

羅雖然勇武無匹、謀略勝人，但在他內心深處有軟弱的一面。他不敢完全相信苔絲狄蒙娜對自己的感情，難以理解後者超越凡俗的心靈之愛。愛米莉婭雖然完全誠實，對主人忠心耿耿，但她也有著強烈的自我意識和平等之感，雖然遠比伊阿古病態的自戀要健全。只有苔絲狄蒙娜在任何方面都和伊阿古截然相反。她像光明的天使一樣，會令魔鬼伊阿古自慚形穢。後者的黑暗世界要建成，非毀滅她不可。³⁵

首先，讓我們來看苔絲狄蒙娜對愛上奧瑟羅一事的告白：

我不顧一切跟命運對抗的行動可以代我向世人宣告，
我因為愛這摩爾人，所以願意和他過共同的生活；我的心
靈完全為他的高貴的德性所征服；我先認識他那顆心，然
後認識他那奇偉的儀錶；我已經把我的靈魂和命運一起呈
獻給他了。

That I did love the Moor to live with him,
My downright violence and storm of fortunes
May trumpet to the world: my **heart's** subdued
Even to the very **quality** of my lord:
I saw Othello's visage in his mind,
And to his honour and his valiant parts
Did I my soul and fortunes consecrate.³⁶

對於苔絲狄蒙娜愛上奧瑟羅一事，有兩種流俗的觀點，這兩者莎士比亞全都預見到了。一種是佈雷德利曾批評過的柯爾律治等人的看法，囿於維多利亞時代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偏見，他們無法接受苔絲狄蒙娜愛上一個完全的黑人，總想證明奧瑟羅的膚色偏棕。佈雷德利打趣地說，這些人和勃拉班修（Brabantio）的觀點一致，大概認為奧瑟羅必然施了魔法或用了符藥，才能將苔絲狄蒙娜迷得神魂顛倒。³⁷ 還有一種見解是布魯姆的，他認為苔

絲狄蒙娜不過是被奧瑟羅講述的浪漫故事迷昏了頭，一時衝動才跟他私奔。這正是伊阿古的看法：“你看她當初不過因為這摩爾人向她吹了些法螺，撒下了一些漫天的大謊，她就愛得他那麼熱烈；難道她會繼續愛他，只是為了他的吹牛的本領嗎？你是個聰明人，不要以為世上會有這樣的事。”³⁸ 當然，布魯姆那樣講，不是為了說服傻瓜羅德利哥，而是要服務他那一套政治哲學的解釋。如果我們仔細體會奧瑟羅和苔絲狄蒙娜兩人的性格，決不會相信那樣的講法。莎翁的偉大，就在於他早就預計到俗眾或是執著皮相，或是流於世故，怎麼都無法相信苔絲狄蒙娜受觸動的是靈魂，愛的是奧瑟羅的德與心。所以他要讓苔絲狄蒙娜在告白中明說“我的心服膺的是他的品質，在我眼中，奧瑟羅的心智才是他的面容（my heart's subdued even to the very quality of my lord: I saw Othello's visage in his mind）”。³⁹ 甚至奧瑟羅自己也不能理解苔絲狄蒙娜的這種感情，才會相信伊阿古的話，覺得苔絲狄蒙娜不選“同國族、同膚色、同階級的人（Of her own clime, complexion, and degree）”，是因為她“迷失了本性（nature erring from itself）”喜好不尋常的愛人，體現了“荒唐的意志、乖僻的習性和不近人情的思想（will most rank, foul disproportion thoughts unnatural）”。⁴⁰ 難怪誠實的愛米利婭會痛罵奧瑟羅“你配不上這樣的好妻子”。毫無疑問，苔絲狄蒙娜對奧瑟羅的愛堅定不移，沒有任何理由懷疑那是浪漫想像或“情欲的衝動（lust of blood）”。四百年後經歷了浪漫主義洗禮的現代人，更能理解莎翁創造的苔絲狄蒙娜這一大膽追求心靈之愛的女性形象。

苔絲狄蒙娜對奧瑟羅的愛，是伊阿古狹隘低俗的世界無法容納的。他剛聽過苔絲狄蒙娜的告白就惡狠狠地斷言，“她必須換一個年輕的男子，當他的肉體使她餓足了以後，她就會覺悟她的選擇的錯誤。”⁴¹ 伊阿古只相信肉體激情，可他自己也多少感覺到苔絲狄蒙娜高尚的魅力：“講到我自己，我也是愛她的，並不

是完全出於情欲的衝動（Now, I do love her too; Not out of absolute lust）”。⁴² 但是，全劇只有這一處，伊阿古誠實面對了自己對苔絲狄蒙娜的感情。他也隱隱約約感覺到，那並不是純粹的激情。可其他所有時候，他都力圖讓自己和奧瑟羅相信，苔絲狄蒙娜是個淫蕩的女人。雖然他十分清楚這不是真的。這個可悲的人物，就像不敢見到陽光的吸血鬼，只敢在暗夜裡活動。他恐懼任何可能令他喪失虛假優越感、動搖他膚淺信仰的現實，就像吸血鬼害怕令自己崩潰粉碎的陽光一樣。

苔絲狄蒙娜處處都和伊阿古相反。伊阿古只相信情欲衝動，苔絲狄蒙娜才懂得心靈之愛；伊阿古想要主宰一切，苔絲狄蒙娜樂於順從自己的丈夫；伊阿古總是懷疑他人，苔絲狄蒙娜從未疑心過別人；伊阿古兩面三刀，苔絲狄蒙娜表裡如一；伊阿古陰險世故，苔絲狄蒙娜純潔天真；伊阿古靠思想和意志生活，苔絲狄蒙娜有著充沛的感情。實際上，伊阿古始終不敢直面苔絲狄蒙娜。在賽普勒斯港口一場戲中，他也不得不收斂自己的諷刺，向苔絲狄蒙娜獻上贊詞。只有躲在一邊時才敢詛咒和詆毀她。而在後面獨自面對痛苦的苔絲狄蒙娜和愛米利婭時，伶牙俐齒的伊阿古也變得寡言少語，極欲早些離去。正是因為無法面對，所以他一定要毀滅她。不止要了她的命，更要讓她變成人們眼中的蕩婦。他“利用她善良的心腸汙毀她的名譽”，借助捏造的話語和證據“讓貞潔賢淑的娘兒們蒙上不白之冤”，更教奧瑟羅將她就地正法：“不要用毒藥，在她床上扼死她，就在那被她玷污了的床上”。⁴³ 他越來越沉迷於自己邪惡的計畫，到最後，已經不再是為了陷害凱西奧、報復奧賽羅，而是要按照自己的劇本來決定他人的命運。只有這樣，伊阿古才能徹底毀滅那些令他不適的現實，用自己的思想主宰他人的眼光，把這個世界變成自己意志的舞臺。

五 伊阿古之敗：誠實的愛米利婭

在第四幕的結尾處，苔絲狄蒙娜和愛米利婭議論，到底什麼代價可以讓女子背叛丈夫。苔絲狄蒙娜無論如何也不願那樣做，可愛米利婭卻有不同的想法：

苔絲狄蒙娜 難道你願意為了整個的世界而幹這種事嗎？

愛米利婭 世界是一個大東西；用一件小小的壞事換得這樣大的代價是值得的。

苔絲狄蒙娜 真的，我想你不會。

愛米利婭 真的，我想我應該幹的；等幹好之後，再想法補救。當然，為了一枚對合的戒指、幾丈細麻布或是幾件衣服、幾件裙子、一兩頂帽子，以及諸如此類的小玩意兒而叫我幹這種事，我當然不願意；可是為了整個的世界，誰不願意出賣自己的貞操，讓她的丈夫做一個皇帝呢？我就是因此而下煉獄，也是甘心的。

苔絲狄蒙娜 我要是為了整個的世界，會幹出這種喪心病狂的事來，一定不得好死。

愛米利婭 世間的是非本來沒有定準；您因為幹了一件錯事而得到整個的世界，在您自己的世界裡，您還不能把是非顛倒過來嗎？

DESDEMONA Wouldst thou do such a deed for **all the world**?

EMILIA Why, would not you?

DESDEMONA No, by this heavenly light!

EMILIA Nor I neither by this heavenly light;

I might do't as well i' the dark.

DESDEMONA Wouldst thou do such a deed for **all the world**?

EMILIA The world's a huge thing; it is a great price.

For a small vice.

DESDEMONA Good troth, I think thou wouldst not.

EMILIA By my troth, I think I should; and undo't when
I had done. Marry, I would not do such a thing for a
joint-ring, nor for measures of lawn, nor for gowns,
petticoats, nor caps, nor any petty exhibition;
but for the whole world, — why, who would not
make her husband a cuckold to make him a monarch?
I should venture purgatory for't.

DESDEMONA Beshrew me, if I would do such a wrong
For **the whole world.**

EMILIA **Why the wrong is but a wrong i' the world: and**
having the world for your labour, tis a wrong in your
own world, and you might quickly make it right.⁴⁴

莎士比亞巧妙地借愛米利婭的口，道出了伊阿古的根本心態。和伊阿古朝夕相處的愛米利婭說出這樣一番道理並不奇怪，畢竟“我們所幹的壞事都是出於他們的指教”。⁴⁵伊阿古正是要讓這個世界變成“他自己的世界”，按照他設計的劇本，“把是非顛倒過來”。而他所做的“一件小小的壞事”，就是犧牲了奧瑟羅、苔絲狄蒙娜、凱西奧、愛米利婭和羅德利哥五個人的幸福和性命。這個在現實中普普通通的旗官，終於可以凌駕於這個世界之上，將它玩弄於鼓掌之中，消滅那些讓他自慚形穢的德性與美善。只有他伊阿古才掌握這個世界的真理。

不過，伊阿古最終還是失敗了。因為他只有通過“在雙重的欺詐中振作自己的意志（plump up will in double knavery）”才能取得成功。一方面，他必須改變表像：包藏禍心地建議凱西奧找苔絲狄蒙娜說情，跟凱西奧談論比恩卡（Bianca），最重要的是移花接木，將手絹放在凱西奧的房間。另一方面，他得向奧賽羅不斷地提供“危險的想像（dangerous conceits）”對那些表像做虛假的解釋。不過無論如何，伊阿古的世界都是假的，是他的意志和

行動編造出來的。哪怕奧瑟羅信以為真，也不能改變這一根本的事實。所以在最後一幕面對愛米利婭時，伊阿古不敢繼續編造謊言。她道出手絹真相的那一刻，冷靜的伊阿古也喪失了自控力而拔劍殺人，這恰恰為愛米利婭的話作了證。在全劇的終局，伊阿古編織的黑暗消失了，這個世界雖然受到了重大的傷害，但也報復了伊阿古的惡行。

其實，愛米利婭與伊阿古並非沒有相似之處。她自我意識也很強，她認為女人和男人都是一樣的人，“她們的眼睛也能辨別美惡，她們的鼻子也能辨別香臭”。如果遭到了欺壓虐待，她也會奮起反抗。⁴⁶ 不過，愛米利婭沒有伊阿古那樣膨脹的自我。她擁有後者缺乏的兩種品質：待主人的忠心，以及面對世界的誠實。正是因為她能夠坦然面對這個世界，不去一面逃避、歪曲和貶低、一面暗地裡生出怨恨，她也才能用自己的感覺和心，去體會這個世界的美與醜、善與惡，從而認清自己在這個世界中的立場和本分。她自由思想和語言，才能真正和這個世界的真相一致。這個世界自有其真實。這真實不是一種先定的是非善惡、神聖不移的等級或永恆不變的秩序。但若人心能善感自然的萬物，體會諸般世相人情，美醜善惡自會呈現在我們眼前。莎翁借哈姆萊特之口，道出了戲劇的本分：“自有戲劇以來，它的目的始終是反映自然，顯示善惡的本來面目，給它的時代看一看它自己成長體現的模樣（whose end, both at the first and now, was and is, to hold, as 'twere, the mirror up to nature; to show virtue her own feature, scorn her own image, and the very age and body of the time his form and pressure）”。⁴⁷ 這，也許可以看作他對伊阿古這個整腳的戲劇家最終的答覆吧。

注釋

- 1 安德魯-佈雷德利，《莎士比亞悲劇》，張國強、朱湧協、周祖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191-192。
- 2 阿蘭-布魯姆，《巨人與侏儒》，秦露、林國榮、嚴蓓雯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166。
- 3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452；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ed. E.A.J. Honigman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08), 5.2.301.
- 4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Shorter Works and Fragments Vol.1*, Ed. H. J. Jackson and J. R. de J. Jacks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310.
- 5 威廉-哈茲裡特，2009，《莎士比亞戲劇中的人物》，顧鈞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44-48。
- 6 安德魯-佈雷德利，《莎士比亞悲劇》，張國強、朱湧協、周祖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193。
- 7 安德魯-佈雷德利，《莎士比亞悲劇》，張國強、朱湧協、周祖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212-213。
- 8 安德魯-佈雷德利，《莎士比亞悲劇》，張國強、朱湧協、周祖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195-196。
- 9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359；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ed. E.A.J. Honigman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08), 1.3.320.
- 10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94；William Shakespeare, *Hamlet*, ed. Ann Thompson and Neil Taylor,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08), 1.2.75-86。
- 11 王楠，〈顛覆與虛無：莎劇《馬克白》與《哈姆萊特》中的主觀性困境〉，《社會》第1期，2020，141-142。
- 12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342-343；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ed. E.A.J. Honigman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08), 1.1.40-64。
- 13 王楠，〈顛覆與虛無：莎劇《馬克白》與《哈姆萊特》中的主觀性困境〉，《社會》第1期，2020，152-154。

- 14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343；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ed. E.A.J. Honigman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08), 1.1.57。
- 15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359；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ed. E.A.J. Honigman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08), 1.3.313-315。
- 16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359；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ed. E.A.J. Honigman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08), 1.3.320-332。
- 17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96；William Shakespeare, *Hamlet*, ed. Ann Thompson and Neil Taylor,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08), 1.2.135-136。
- 18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342；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ed. E.A.J. Honigman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08), 1.1.42。
- 19 佈雷德利其實看到了他和哈姆萊特的相似之處：這兩人的思想和主觀意識，都極大地影響著各自的行動。參見安德魯-佈雷德利，《莎士比亞悲劇》，張國強、朱湧協、周祖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208。
- 20 當然這不是說伊阿古有關人性惡的種種理論都是對的。一旦結合現實來判斷，我們就能發現那些理論的虛假性，後面的論述將說明這一點。
- 21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381；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ed. E.A.J. Honigman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08), 2.3.262-267。
- 22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394；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ed. E.A.J. Honigman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08), 3.3.157-164。
- 23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397；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ed. E.A.J. Honigman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08), 3.3.263-264。
- 24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393；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ed. E.A.J. Honigman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08), 3.3.129-136。
- 25 安德魯-佈雷德利，《莎士比亞悲劇》，張國強、朱湧協、周祖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195-196。

- 26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435；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ed. E.A.J. Honigman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2008), 5.1.19-20。
- 27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369；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ed. E.A.J. Honigman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2008), 2.1.167-174。
- 28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370；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ed. E.A.J. Honigman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2008), 2.1.197-199。
- 29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372；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ed. E.A.J. Honigman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2008), 2.1.295-300。
- 30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370-371；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ed. E.A.J. Honigman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2008), 2.1.220-234。
- 31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372；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ed. E.A.J. Honigman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2008), 2.1.284-285。
- 32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371；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ed. E.A.J. Honigman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2008), 2.1.251-261。
- 33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372；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ed. E.A.J. Honigman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2008), 2.1.292-300。
- 34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399；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ed. E.A.J. Honigman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2008), 3.3.329。
- 35 當然，這不意味著苔絲狄蒙娜的形象是“完美”的。如果能像愛米莉婭或伊阿古一點，她未必會死。但我認為莎士比亞故意不這麼做，就是為了和伊阿古做徹底的對比。
- 36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357；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ed. E.A.J. Honigman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2008), 1.3.249-255。
- 37 安德魯-佈雷德利，《莎士比亞悲劇》，張國強、朱湧協、周祖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186。

- 38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370；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ed. E.A.J. Honigman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2008), 2.1.220-223。
- 39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357；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ed. E.A.J. Honigman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2008), 1.3.252-253。
- 40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396；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ed. E.A.J. Honigman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2008), 3.1.231-237。
- 41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360；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ed. E.A.J. Honigman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2008), 1.3.350-352。
- 42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372；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ed. E.A.J. Honigman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2008), 2.1.289-290。
- 43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384、413、418；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ed. E.A.J. Honigman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2008), 2.3.355, 4.1.46-47, 4.1.204-205。
- 44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433；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ed. E.A.J. Honigman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2008), 4.3.67-81。
- 45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434；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ed. E.A.J. Honigman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2008), 4.3.102。
- 46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434；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ed. E.A.J. Honigman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2008), 4.3.93-94。
- 47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三）》，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145；William Shakespeare, *Hamlet*, ed. Ann Thompson and Neil Taylor,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2008), 3.2.20-24。